

荒火浴

亚君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荒火浴

亚君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荒火浴/亚君著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, 2003.8

ISBN 7-5302-0702-4

I. 荒... II. 亚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64426 号

荒 火 浴

HUANG HUO YU

亚 君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×1230 32 开本 11 印张 240 000 字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1 000

ISBN 7-5302-0702-4/I·687

定价: 22.00 元

1

二随木头般立在湖边的木排上，眉头微皱，眯着眼，看着洞庭湖的远处发呆。这是七月初的正午时分，太阳当头一照，湖水晃耀着金色的阳光，刺得人睁不开眼睛。杀猪的站在二随身边，用手在额头上搭了个凉棚，一边转着脖子向湖面东看西看，一边嘴里骂骂咧咧地：“怎么回事，这几年年年发大水。”

杀猪的身体健壮，一脸横肉，却穿了件鲜艳的玫瑰红背心，据说，玫瑰红是今年的流行色。

洞庭湖的水势很大，浑浊的湖水和天边连成了一片，望不到对岸。遥远的湖中小岛君山，似乎也快被大水淹没了，只是隐约露出一片青影，在满湖金色的水气中飘动。湖面上吹着阵阵热风，浪很大，从湖心涌来，拍打在停泊在湖边的连成一大片的木排上，木排随着“哗哗”的浪击声一起一伏。

二随把背心一脱，随手扔在木排上。

“真要游过去？”杀猪的问。

一直望着湖对岸的二随转过脸来，嘴角挂着一丝嘲弄的微笑，冷冷地瞥了杀猪的一眼。二随中等个儿，一头长长的乱发，都披到肩上来来了。他脸色发青，眼眶上有一对暗暗的圈影，看人的眼神有点说不出味的异样，一会儿透着阴气，一会儿射出闪亮的光芒。他

人长得精瘦，但从他手臂以及胸前背后若隐若现的一瓣瓣肌肉看来，似乎又很有力量。

“二随，你说说看，你怎么一定要今天游过洞庭湖？”杀猪的问。

“你要不敢游，你回去就是，我一个人游。”

“老子不敢？哈哈！”杀猪的朗声笑道，“老子杀猪的有什么不敢？老子只是……你昨天到我家来我就觉得你一身透着古怪。你从乡下回来，一来就说要游洞庭湖，我就想不通你发什么神经，还硬要今天游，问你你又什么都不说。”

杀猪的摇了摇头，也把背心脱了，露出胸前又粗又黑的卷曲的胸毛，他身上鼓胀的肌肉一动一抖，仿佛要从那浑身黝黑发亮的皮肤里蹦跳出来。他把背心塞进随身带着的一个油布袋子里，袋子里还装着他 and 二随各自的一套长衣长裤。他见二随的背心扔在木排上，就走过去弯腰捡了起来，也一把塞到袋子里。

“游到了对岸，晚上会冷的，这些衣服都得带着。”杀猪的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二随说。

“杀猪的，你要是不想游你就回去吧，其实，我就想自己游过去。”

杀猪的看了二随一眼，只见二随也正看着他。二随脸上露出带着孩子气的，让人感到亲切、随意的笑容，那笑容杀猪的一向很熟悉，但昨天两人见面后杀猪的就没见过，不过，二随的眼睛中，目光一闪一闪，似乎有什么话要说。杀猪的用眼瞪着二随看，等了一会儿，见二随没什么动静，就挥了下手说：

“我说了陪你游过去就陪你游过去。”

二随笑了笑，突然转过身去，深深吸了口气，作势就要往水中扑。谁知杀猪的一把将二随的手臂拽住了。

二随扭过头来，皱着眉头看着杀猪的。

“不能就这样下水。得活动一下身子。有一二十里水路呢，怕要游到半晚去。不活动活动身子下水会抽筋的。”

杀猪的停了一下，又指着远处的君山说：“我们不能直着往对

岸游，要斜着往君山方向游，不然，会被冲到城陵矶去的。冲到城陵矶还上不了岸就糟了，那里过去不远，洞庭湖的水，长江的水，就都碰到一起来了，听说那边有一大片险滩，叫什么来哉？老子就是记性不好。哦，记起来了记起来了，鬼哭儿，鬼哭儿，听驾船的说，鬼哭儿到处都是漩涡和暗流，浪大得不得了，到了那里，别说你，连老子也活不成。”

杀猪的说话时，二随静静地听着，脸上露出沉思的表情。

杀猪的做了一会儿扩胸拉腿的动作。他在木排边蹲下来，一边双手舀着湖水往身上泼，一边嘴里发出“嗬嗬”的声音：“嗬嗬嗬！水还挺凉的啊！嗬嗬嗬！二随，你发什么呆，做活动啊。噢！”

他一眼瞥见二随的小腿肚子，那上面露出几条缠在一起的卷曲的青筋，不禁好奇地问：“二随，你腿上是怎么回事？”

杀猪的连问了几声，二随才从发呆的状态中惊醒过来。他顺着杀猪的目光向自己的腿肚子看去，然后，“哦”了一声说：“静脉曲张。”

杀猪的来了兴趣，又站起身来，歪着头，围着二随打转，在二随的小腿肚子上膘来膘去：“怎么搞的？怎么搞的？”

“下乡干活干的。”

“这么厉害呀，农民都这样吧？”

“没有，农民不这样。”二随皱了皱眉头。

“那就怪了啊，农民不这样你这样。哈哈，丑死了，像是一堆蚯蚓爬在上面，哈哈，丑死了。”杀猪的嘴里打着哈哈，好玩般抬起脚来，脚掌就往二随的小腿肚子上凑去。冷不防二随照着杀猪的脸上就是一拳。那拳来势极猛，杀猪的大吃一惊，头一偏斜身一躲，拳头带着劲风从他的鼻尖擦过。谁知他只顾躲闪二随的拳头，没留意脚下，那脚下一滑，杀猪的身子失去了平衡，“叭”地一声，重重摔在木排上。

二随一声长啸，身子一纵，便跃入了洞庭湖汹涌的波涛中。

杀猪的从木排上爬起来，嘴里抽着冷气，呲牙咧嘴地向身上各处查看。他这趺跌得够惨，身子骨硬碰硬磕碰在圆木上，仿佛给跌

散了架。只见膝盖破了块皮，渗出细小的血珠来，左脚脚踝上还青了一大块，腰好像也给扭了一下，身子一动，身上的骨头“咯吱”一片响。

杀猪的双手叉腰，嘴里骂着娘，看着二随向远处猛游。他又活动了一下身子，见没什么大碍，便咬了咬牙，把油布袋往身上一挂，一个猛子插入了水里。

杀猪的在水下潜游了好一会儿才浮出水面，他甩了甩头，喘了几口气，向前一看，二随还在前面好远。他便奋臂划水，向二随追去。杀猪的猛游了一会儿，再次抬头一看，二随还在前方远处，他似乎没追近多少距离，显然，二随一直在使劲向前游，一点也没慢下来等他。杀猪的火，心想，他妈的看你能坚持多久。他吸了口长气，又斗狠般猛游起来。

杀猪的水性极好，追着追着，他和二随的距离渐渐地近了。但杀猪的脚踝处隐隐有些痛，影响了划水的速度，他一时也追不上。杀猪的想，他妈的二随一下水就这样玩命游，不一会儿劲就耗尽了，一二十里宽的湖面怎么还游得过去？他这么一想，就主动放慢了速度，一边踩水，一边向二随喊：

“二随，慢点游，蓄点后劲！”

他喊了几嗓子，见二随没回头，仍然自顾自地往前游，但换了个姿势，从自由泳改成了蛙泳。杀猪的回头看了看，见他们已离岸好远，但也向北面漂了好长一段距离。他吃了一惊，想到刚才只顾追二随，忘了向君山方向游了，便向二随喊道：

“二随，往君山方向游！”

也不管二随听到没有，他便自己向君山方向游去。游了一会儿，再看二随，只见二随还在一边向前划水，一边顺着水势往北漂，显然并没改变游泳的方向，他又喊了二随几声，见他不回头，就在心里骂道：“他妈的你想死啊！”只好又向二随追去。

两人一前一后，也不知游了多久，湖水渐渐地清了，由浑黄变成了淡淡的碧绿色。杀猪的发现二随游得很快，他怎么追也追不上，两人之间的纵向距离已越拉越远。杀猪的暗暗吃惊，没想到二

随下放几年水性有了这么大的长进。由于脚踝处痛得厉害，他游得越来越慢，又过了一会儿，他的左脚脚趾发紧，抽起筋来。杀猪的在水面上仰泳了一会儿，趁机休息左脚，等到左脚脚趾放松了，他便又踩着水向身后看去，只见岸上的岳阳城已离得好远，绿阴中的岳阳楼已看不怎么清楚。他就想，再游一会儿，要是游不过去，回头都来不及了。他正这样想着，左小腿猛地抽起筋来，痛得他半边身子都动弹不得。杀猪的连忙躺在水面上，把左腿伸直抬高，直抬到水面上。他做出这样的动作，左腿的抽筋缓和了些，身子却向水下沉。杀猪的心里有点慌，便一边用手在背下使劲划水，右脚顺势打着水，以维持身子在水面的平衡，一边仰着头对着天空没命地大喊：

“二随！二随！来帮个忙！老子不行了！”

杀猪的喊了几声，一分心，手脚用力不匀，身子便往下沉，湖中浪又大，他正大张着口喊二随，大浪袭来，一口水呛了进去，杀猪的一个翻身，人便向水底沉落。杀猪的人往下沉，肺部又进了水，要咳嗽，头在水里又咳不出来，只憋得肺部像是要炸开，他玩命挣扎，刚把头挣出水面，气还没喘出来，左腿一抽筋，又一个大浪扑面而来，他人又向水底沉去。杀猪的水底水面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次，直到咳出了几大口鲜血，才终于喘过气来。经过这一番折腾，杀猪的劲都没了。他躺在水面休息了好一会儿，再向前方看去，水面上一片金光，天边飘着几片白帆的影子，二随的头只剩下一个小黑点。杀猪的在心里骂道，老子都要淹死了，你他妈的二随连个头都没回一个！他停下来，从水里转过身，就往回游。

杀猪的上岸时，太阳都快落山了，他在岸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了好一会儿，起身时才发现背上的油布包丢了。他上了岸堤一看，知道是到了七里山，出城区好几里路了。他打点精神向岳阳城方向走去。坐在湖边时，杀猪的心里还恨恨地骂着二随，他特别伤心的是，他是来陪二随游洞庭湖的，可自己差点淹死，那么扯着嗓子喊他，他连个头都没回一个，也太不够朋友了嘛。可上了路，他又担心起二随来，不知他一人已游到哪里了？游不游得过去？不会漂到

鬼哭儿吧？漂到那里就没命了。他仿佛看到二随在漩涡里挣扎，被大浪淹没，被暗流冲走，心里直发慌。他又想，就是游过去了，进了芦苇荡迷了路出不来怎么办？想想二随还没带衣服，上了岸晚上还不冻死？他越来越感到二随有点不正常，要他说他又说不出个所以来，只是二随平时不是这样一个人啊，他到底怎么了？而且，从昨天二随到他家来两人见面起，他就觉得他忘了件什么事，那事似乎和二随很有关系，可一直就想不起来，一路上他忘了什么事的感觉越来越强烈，可就是想破脑壳也想不出。

杀猪的走了好几里路才进北城区。他走过了岳阳楼，路过城北小学时本想去二随家里通告一声，但想了想，一犹豫又从城北小学走了过去。

杀猪的在大街上走着，穿着一条三角游泳裤，一身黝黑发亮的皮肤，一身强健有力的肌肉，惹得路上的行人目光都往他身上瞟，杀猪的得意起来，见路边一伙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在那里热烈地谈着什么，就头一昂，胸一挺，故意大摇大摆地向那群人走去。经过那群人身边时，他听到一个小伙子沮丧地说：

“唉，真倒霉，那道三角函数和那道几何题我肯定都丢了，今年怕又没希望。”

“我也差一点点就搞错了，幸好我检查了。”一个又矮又胖的年轻姑娘有点得意地接口道。

“今年高考的数学题比去年难多了。”那错了两道题的没希望的小伙子埋怨道。

“就是！”好几个声音附和道。

杀猪的大吃一惊。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！我忘掉的正是这件事。二随应该参加高考啊，他怎么没去参加考试倒去游洞庭湖了呢？糟了！糟了！一定出了问题！他怕是要出事！杀猪的脚步一停，“啊”地大叫一声，拔腿就向城北小学二随家所在方向跑去。

路上的行人都瞪着眼睛，吃惊地看着他。

2

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下午，青田生产队的田野里，一个乡下小伙子嚷着说，队里下来了个城里的浪子。他边说，还边用手比划着，惹得大伙都顺着他的手势，向远处张望。几个乡下姑娘就使着眼色，吃吃地笑了起来。

二随双手叉腰，站在塘边，看着脚下的一塘清水。

他赤着上身，肩上搭着一条长罗布洗澡毛巾，下身穿一条鲜红的三角短裤。那三角短裤有点嫌小，是红领巾做的，前面遮住一大坨，后面露出两大瓣没有见过阳光的白屁股。早一会儿，他就是这样一副尊容，挺着白里透青、瘦骨嶙峋的胸脯，在那些乡下人好奇的目光中，穿过青田生产队屋场，从田间小路走到这口塘边的。

有欢笑声从远方传来。

他挑战似的抬起头来，向远方望去。田野里一片阳光，紫色的燕子花，金黄色的油菜花如火一般燃烧着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就向塘中走去。

早些时候，在生产队队长家的堂屋里，队长的老婆牛婶在大声说话，几位今天下放的知识青年和他们的父母也都就近坐着，听着她说。只有二随家里没来人。

有人碰了碰二随的手臂，那是盖山，也是今天一道下放的，才认识。

“你看看，”盖山用手指点着周围的小孩，对二随说，“这些乡里孩子，一来人就围上来了，眼睛直直地盯着你看，一动也不动，像看把戏一样。”

“去去去！”盖山眼睛一瞪，眉毛竖了起来，手在空中使劲地甩，“没看见过是吧？傻里傻气，看什么看？乡巴佬！”

牛婶正说得起劲，忽地听到背后有人骂乡巴佬，连忙打住了。

她转过身来，眼光机灵地在二随和盖山脸上一扫，然后，径直向二随走来。

“乡下孩子不懂事。”她很大气地对二随说，同时暗示她听到了他骂乡巴佬。不过，她可是认错了人。

二随心里一阵燥热，脸也红了，却不好说什么。

牛婶把那些小孩都撵了出去。

盖山掏出烟盒，手往二随那里一扬，神气地说：“来一根吧。”

二随摇摇头，站起身，就向堂屋外走去。

他沿着田间小路走到了这口塘边。也许，这里不该称作塘，本地的农民就叫它上屋堰。平时，周家冲水库的水经过山渠流到这里，被一道堰挡住，与这里原来储蓄着的地下水和雨水汇合，形成了一口大塘。塘埂比堰稍高，农忙用水时，漫过堰堤的水流向下游，用于灌溉农田。

“这水真清，不像晒谷坪边上的那口小塘，水又绿又浓，脏死了。”他弯下腰，一只手在水面擦了擦，舀起一巴掌水。

那天还只是初春的日子，太阳很猛，晒得二随全身暖洋洋的，但那山泉水还是很凉，水顺着指缝流下去，冰凉的快意直渗入到他的指骨里。他站起身来，捏捏手指，那儿发出几声脆响，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在躁动。

今天是你第一天下放，以后就看你自己的了。你要从脚下这片土地走出一条大道，干出一番大事业来。今天，不能就这样没声没息地过去，好歹得做点什么，纪念今天这个日子。

到这塘里游游泳怎么样？

才三月份，阳光就这么大，田野里到处都是燕子花、油菜花，冰凉冰凉的山泉水。农民在远处劳动。你到农村的第一天，就一个人赤身裸体跳到塘里游泳。这个想法不错，挺来劲。你可是什么都不怕的，就好找点罪受，就好和别人不同些，游泳要说的就是这么个意思。也让农民们开开眼界，晓得来了个什么样的城里人。

他面露微笑，来了兴致，决定就这么干。

他回过头，往牛婶家走去。老远他就听到有人在牛婶家大声骂

娘。

“娘的，架子还蛮大呀！人还没来就跑得没影了，魂都没见到一个！”

骂娘的是生产队队长盛天叔。可他一见二随前脚踏进堂屋，就停止了骂娘，因为他骂的正是二随。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家长都去落户的人家了，盛天叔在家里等二随，等得不耐烦就开起骂来。

二随并不知盛天叔是在骂自己，也不认得盛天叔。他见堂屋里一条大汉，张着满嘴大白牙，一脸铁青地瞪着自己，不知怎么的就猜他是队长，便主动前去握手。没料到那大汉一使劲，痛得他脚一软，差点蹲了下去。

“哈哈！”盛天叔高兴得大笑，还亲热地拍着二随的肩膀说，“走走走！你安排在陈木匠家里住。”

二随心里恼火，手掌痛得他脸上的肌肉直打颤，他却咧了咧嘴，挤出满脸难看的还有点讨好的笑容来。这就是农民啊，他想。

二随把行李放到陈木匠家里，把衣服一脱，穿一条露屁股的三角短裤，肩上搭一条罗布毛巾，就走出大门，去塘里游泳。

一路上，他身后跟着七八个小孩，又跳又喊，有的还向他吐痰，扔泥块。二随想起盖山的话，好几次回身，才把那群野孩子赶走。

他先在塘边活动了几下身子，又用湿毛巾把身子擦了几大把，然后，就下水了。

由于二随身上给阳光晒暖了，光着身子下到水里，就觉得那水特别冰凉。脚一入水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，寒意生生侵入腿骨，直把他往岸上逼。脚下是柔软的污泥，却有点温暖，污浊的水花从落脚处翻滚上来，很快弄浑了塘边的一片水。

他走到齐腰身的水处，就停住了。寒意透过入水的身体部分涌上胸部，把那里的肌肉绷得紧紧的，压迫着他的呼吸，让他有点透不过气来。似乎有冰凉的小刀在刺着他的下身，那玩意儿的疼痛竟让他产生了某种恐惧感。

他有点动摇，想上岸。

阳光在水面上闪耀，一阵寒风吹了过来。他突然大喊一声，猛地扑入水中。他在水里憋着气，扑腾了好一会儿。从塘的这头扑腾到那头，猛一翻身，又扑腾回来，还呛了好几口水。

然后，他就爬上岸来，坐在塘埂边的枯草残根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一只脚搁在塘岸上，另一只脚还悬吊着浸在塘的冷水里，两条小腿上涂满了污泥。他想起了什么，就把手伸到胯下一摸，发现那两个小宝贝还在那里，没发生什么意外。

于是他在塘边把脚洗干净，再搓了几把手巾，在身上“啮啮啮”地擦着，直到把全身擦得通红发热。

从早上起，他就昏头昏脑的。这天，岳阳县好几千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十几万城市居民被动员起来欢送他们。他和几十人挤在一辆敞篷车里，因为车顶上要驮行李，就铺了油布，弄得车里一点也不透气，沿街还是震耳的锣鼓声、口号声。他从上车起就想吐，那扑鼻而入的汗臭味和屁臭味，简直就要他的命，但他却不得不忍受了三个多小时。那倒不是路有多远，只因车子穿过城区时开得比牛车还慢，好给街两旁的老百姓看热闹。一路上，他晕着车，被那种要吐又怕吐，还吐不出来的难受感淹没了。下车后，他和一帮人到了青田生产队，耳朵里一直嗡嗡作响，没怎么清醒过来。

此时，他精神爽快，右手握着一团湿手巾，从田间的小路走向青田驿屋场。青田驿屋场是夹道建成的两排房子，住着青田生产队的二三十户人家，队里的另外几户住在付家嘴。据说，青田驿是古代驿站的名字，那通过青田驿的路是古道，通连着岳阳和长沙，古时候的驿马驿车都从这条道上过。后来驿站拆了，挨着驿站居住的付姓农民却没有搬走，因为附近田土肥沃，又吸引其他姓氏的农民搬迁过来，在废除了的驿站附近建起了村庄。

太阳快下山了，橘红色的阳光覆盖着田野，屋场上空飘着青烟，牛叫声从不远处传来。收了工的农夫们，在田野上拖着长长的身影向家中走去。这是农村最令人感到亲切，感到温柔动人的时刻。田野的风一阵阵吹拂着他赤裸的上身，皮肤上起了一层又一层鸡皮疙瘩。他想一步一步走得从容点，却不得不紧咬牙关。他的

身体在寒风中抖得像一根树枝。

在田间小径的岔口上，二随遇到明爹。那老头戴着一顶草帽，赶着两条水牛，从另一条小路回家。老头招呼二随：“喂！今天下放的吧？不怕冷啊？这个时候就到塘里洗澡啊？哈哈哈哈！”

二随对老头咬牙切齿地笑着，也算是回答。

“你号什么？”那老头在他身后喊，“傻入的，洗不得啊，上了年纪要筋骨痛的啊。哈哈哈哈！”

3

夜深了。在夜的黑暗里，二随睁大着眼睛。他躺在床上，睡不着，心里不踏实。明明知道睡在乡下，黑暗中总觉得还在城里，还睡在家中自己的床上。乡下只是一个梦。一个想了好久的遥远的梦。

但这样黑的夜，城里就太难得了。窗外没有光漏进来。傍晚起风了，不知乌云从哪儿来，遮住了夜空中的月亮和星星。乡下农民睡得早，青田驿屋场一片黑，没有亮着的灯。

夜的黑暗摇晃着，动荡不安起来。他在黑暗的海洋里漂浮沉落。他当然知道，那只是夜风吹着窗户，也许窗户太老，不大牢实，也许那糊在窗玻璃上的纸破了，他听到“咣咣咣，咣咣”，“哗啦啦，啦啦”的声音。

那声音太熟悉，太熟悉了，好像一直伴随着他，好像就从他身上发出来。他在黑暗中静静地听着。

他听到远年轻微的鼾声。远年是陈木匠的儿子，和他一般大，与他同住一间房。

他听到陈木匠益发叔和他老婆桂珍婶的谈话，睡觉前这两口子在隔壁说着枕边话。

“哎，队里又来了好些知识青年。”益发叔的声音。

“还不是来吃闲饭的，能做得了什么？就这么些田，又能收得了多少？”

“就是啰。”

“都是盛天作怪，几个队都不要，就他好奉上，一下子收了七八个吃闲饭的。还不是社员吃亏？今年年底分成，每一户怕又要少分几百斤粮食了。”桂珍婶的声音高起来。

“不是吗？哎。”黑暗中益发叔叹了口气。

二随躺在床上，一动也不敢动，深怕弄出响声来，惊动了这户人家里的人。夜的黑暗里，“咣咣咣，咣咣”、“哗啦啦，啦啦”的声音越来越响，越来越清晰，他就睡不着了。

“吃闲饭的！”

好不容易我从城里下放到农村，怎么又成了吃闲饭的？难道农民就是这样看待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？

他在床上翻了个身，听到“咣咣咣，咣咣”的声音。这不是窗户在响，声音就在他身上发出，如许多小水壶在空中晃荡。

他身上携带着数不清的小水壶，里面盛着水，有时，身子一动，那些小水壶就发出各种水的声音。他又翻了一个身，“咕噜噜，噜噜”，那是许多小嘴在同时喝这些小水壶里的水。他烦躁了，挺身坐起，“哗啦啦，啦啦”，小水壶打破了，水从破口处“哗啦啦，啦啦”地流出。

他觉得肝部一阵隐隐的疼痛，似乎那些小水壶，悬在那儿东一下西一下地扯着。他把自己的肝叫做“水壶肝”，他的肝部挂满了看不见的小水壶。

“吃闲饭的！”那声音震在他耳朵里，“嗡嗡”作响。夜深了，四处一片寂静，他上齿咬着下唇，一动不动地坐着。他听到比“水壶肝”的水声更加熟悉的声音，那不是桂珍婶的声音，而是他父亲的喝斥声。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，他几乎天天听到父亲这样喝斥他：“吃闲饭的！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他就这样上齿咬着下唇，一动也不动地听着，忍受着。

本来，去年，也就是一九七四年，二随高中毕业后就该下放

的。

在下放前，应届中学毕业生需要先检查身体，发现身体有严重疾病的可以留在城里，暂缓下农村。

二随和他的父母都吓了一跳。检查身体的结果，二随被发现严重的肝肿大：肝在肋下一指，剑下三指半。一般来讲，患肝病的，要肿就肿在肋下，肿在剑下的不常见。但不管肿在什么地方，肝肿大到了三指半，说起来都挺怕人的，达到这样成就的肝不多。

大夫一脸严肃，要求二随三天之内去医院验血。验血的结果，二随的肝转氨酶值正常，肝功能运转正常，没有发现任何肝的病毒。这似乎说明，他的肝还不显得那么可怕，那么没有希望。二随父母脸上也好看些了，不再一连好几天，躲着二随，压低嗓门说话。

可是，二随的肝严重肿大，又一切正常，这就太不和谐，太难以令人信服，这里面说不定包含着医学上的重大秘密。那穿白大褂的男大夫拿着二随的验血报告单，皱着眉头看了很久，眼睛一闪一亮地说：“肝在剑下三指半，说明肝肯定有问题。从验血报告看来，肝肿不是由病毒引起的，这当然是好事。然而，肝肿是什么引起的呢？嗯……就我看啦，只可能是由虫引起的。血吸虫有可能引起肝积水肿大，还有滴钩虫，也可能钻入肝脏，在里面做窝，还有其他的虫。当然当然，虫不容易使肝肿大到三指半，但是，不容易并不意味着不可能。”

穿白大褂的大夫对二随的肝表现了很大的热情，他让二随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，包括粪便镜检、粪便培养、皮肤试验、血液试验、直肠切片镜检等等，只差没将二随的肝切下来，结果除了一条两条常见的大蛔虫，二随身体里并没有发现任何其他虫。

终于，穿白大褂的男大夫决定放弃，谁都知道揭示医学秘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他在对二随的诊断报告上写道：

疑难性肝肿大，肝在肋下一指，剑下三指半。需要抓紧治疗，建议留城缓下。

二随得到县政府“留城缓下”的通知时，他的同届同学们已下农村一个多月了。

就这样，二随留城了，用他父亲的话来说，留在家里吃闲饭。

二随的肝肿大，对于医生和他的家里人来讲，后来也一直是个谜。但在二随看来，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：他有一个水壶肝，水壶里装了很多水，引起肝肿大。

然而，二随怎么会有一个水壶肝呢？

而且，他身上驮着这么一个水壶肝，怎么到头来还是下放了？

4

她站在路边，看了他一眼，把头扭了过去。

我还不是最后一个呢。他本想从她身边过去就算了。他急着要往回赶。这是下乡的第二天，是他头次跟社员们出工。队里出早工，送窑瓦去公社。他瓦没挑多少，沿途也就两三里路，倒歇了三四次。把瓦卸到公社地坪里时，那儿都不见人影了。

但经过她身边时，他还是忍不住又看了她一眼，却发现她在哭泣，肩膀一耸一耸的。

“我帮你挑吧。”他走过去说，心里跳得慌。

她看都不看他，赌气似的把扁担往他那里一推，哭得凶起来。

二随慌忙把自己肩上的扁担和空箢箕往路边一撂。她真好玩，小孩子一样。

他挑着她那担瓦走在前面，她挑着他那担空箢箕在后面跟着。二随后悔没要她先回去，此时却说不出话来。她不知轻重，箢箕里装的瓦比他先前挑的那担还多。那根扁担在他肩上像个冲天炮样，一头高，一头低，没挑过担子的人，头几次挑担子，都免不了这么一副狼狈相。他驼着背，几乎是背着那担瓦在走。他肩膀火辣辣地